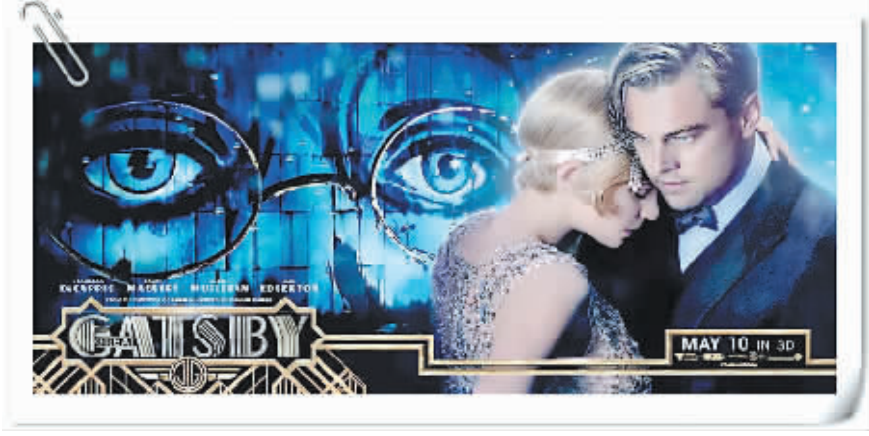


爵士时代的哀歌

□文学院 段心怡



不名,却也渴望爱情和成功。盖茨比在军队退役之后通过贩私酒暴富,用金银和绸缎把当年的那段已经错过的爱情又黏在一块。盖茨比变得富有之后向黛西展示他的财富、他的爱,他满心希望把自己的梦想和黛西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可到头来那不过是一场美妙的错误。就如书中所说“为了拥抱一个梦而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这也许是作者对自己处境的追溯——与泽尔达结婚,拼命工作,写一些博人眼球的东西,无法专注于深层次地写作……他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用“我”——一个叫尼克的年轻旧贵族的视角讲述了盖茨比的爱情和梦想。尼克也是菲茨杰拉德的化身。对于

混乱、奢靡、充满金钱味的纽约,尼克既向往,也抵抗。他为证券公司工作,同时他对这座城市发生的种种冷眼旁观,包括道德沦丧、世态炎凉——披着华丽外表,内心却冷漠的汤姆和黛西;繁华唱尽,各自散去的狂欢的人们;极乐之宴之后无尽的空虚寂寞,以及冷淡的金钱关系下人们的虚情假意……这些都包含着作者对美国金殿之下的荒唐的批判和揭露。正如书中所说:“对东部快节奏的、过分渲染的生活方式所做出的反应造就了他或他的行为举止。尼克想起了中西部的生活,那里的漫天大雪、那里的火车、那里的圣诞花环,他认为,比较起来,东部看起来是怪诞的、畸形的。”并且菲茨杰拉德之后携家搬去法国也是

为了能够逃离是非,安心写作——尽管在法国他经历妻子出轨和精神衰颓。在非茨杰拉德心中,安静的写作环境也是他想要的。

尼克对于盖茨比就像是对自己的审视和反思,书中人物存有大量他与妻子的影子。尼克和盖茨比都代表着菲茨杰拉德,而非菲对以往的自己,态度显然是暧昧的:尼克对盖茨比,就像作者对自己,既爱,也哀。一开始盖茨比暴发户的样子和心态使他不致托信于他,可后来尼克明白盖茨比的热情不仅是对黛西,更是对梦想的追求和对未来无尽的希望。盖茨比身上巨大的飞蛾扑火、向死而生的悲剧英雄精神给尼克极大的震动。尼克对盖茨比说:“他们都是混蛋,加起来也没有你一个好。”尼克厌恶铺着黄金却散发道德恶臭的虚幻的美国,却欣赏盖茨比炽热而宏大的美国梦。批驳的同时,肯定自己追求梦想的热情与活力。

就如那段经典的结尾: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道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膊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伟大的浪漫就是明知它飘渺、茫远,可我也要去做,因为信仰。在这本书中菲茨杰拉德在自我放逐中同时也完成了自我救赎。

路瑟维的挣脱

□文学院 贾继维

不久还被囚禁之时,它从不曾知道日出的温度和颜色,从不曾知道日出的高度和日落时刻。在所有被囚禁的六年里,日出不属于它的世界。于是当一只蚂蚁在近乎凝结的空气中凿出一条缝,第二个生灵出现在死寂的世界和路瑟维明媚的视野中时,路瑟维便神气地讲起了那场使它重获自由的战斗。

“我用尽所有的气力啃噬铁链上的斑斑锈迹,我沉默了六年的尖齿、巨眼于投食者六年的尖齿撞击着压制着缠满困顿的铁链。我拽着枷锁奋力往前冲,束缚之下步伐的戛然而止使四肢和脖颈间铺满了剧痛。我退回去,而后第二次,第三次。墙上的铁铆嘶吼,成块的干土从墙上砸下去,眼前的投食人惊恐地后退。一瞬间,坚硬的墙皮被扯裂,铁链挣开一道犬牙交错的裂口,所有来自枷锁的钳制、压抑,所有来自我的困顿、孤苦全然随着那一刻的挣脱破碎。我六年里所有耗尽的志气爬起来,一齐扑向日夜凌驾我的投食者。我将他拖向囚禁我的墙边吞食,血肉将消沉挤出我的身体。尽管铁链扯断后足上还残存着镣铐,可即便拖着它们我也足以走进太阳底下,走进自由。”

蚂蚁慢慢沿着路瑟维巨大的脚掌爬过去,拾取了一粒比它大十倍的湿土。太阳下路瑟维残存的镣铐被晒得发烫,灼烧着一滩莫名躺在干枯中的湿土。

路瑟维眼含着胜利者的高亢,面对着眼前素不相识的蚂蚁告诫道:“这个世界很大,太多物值得去见,太多事值得去历经。倘若有东西困住了你,使你不能如此,那么,要用所有的气力去挣脱。你必须拥有自由。”

蚂蚁看了看眼前的庞然大物,放下湿土喘了口气说:“这个世界很丰富,你又刚刚获得自由,你会喜欢上这个世界的。”而后便钻进了地面的一条裂缝。蚂蚁不知道猛虎路瑟维究竟获得解脱多久了,尽管它躺得舒适,可蚂蚁分明感受到,日子再久些,路瑟维脚下残存的镣铐会更光鲜,双眼则会日渐布满锈痕。

穿过一片黑暗后,蚂蚁爬向了一片浓绿。浓绿沿着鸟啼声延展向几公里外的一面小湖,风穿过树林酥软的身体,氤氲的水汽蒸腾在清爽的空气中,太阳把温顺和煦洒下去,缭绕在一座干枯的小屋四周。

小屋内的猛虎路瑟维软软地瘫在干裂的地面上,枯瘦得像一块发黄的朽木。屋顶上每一秒都有尘埃掉落。风被窗子拒之屋外。阳光透过布满疤痕的窗户直射入。

屋子的西面墙皮脱落殆尽,连接着的铁链旁横着一具干枯的尸骨,尸骨下不均匀地铺着石块和尘土。

太阳会短暂地经过屋子外面唯一的窗户,在这小屋里,世界十三点日落,十一点日出。

诗两首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宋云菲

左括弧右括弧

左括弧是生,右括弧是死。
所有的汗与泪,悲与喜,都属于这个空。
在空白处留痕,一边豪情万丈,一边胆战心惊。
大道理和小花絮必须省略在文字之外,
生命美好在这个空里,生命叹息也存在。
世界可以苦难,但不能破灭。
光明只在左眼撑开一条缝,黑暗便开始忐忑。
大片的郁金香,在代尔夫特的阳光下。
美丽成疾的时候,我忧郁。
是是非非的往事已成过客,屹立的是山脉,
流动的是江河。
爱到佝偻,爱到腐朽,爱到烟消云散。
写下春夏秋冬的时候,我想给你一年四季。
爱你,就爱到最后。
秋风不是挽歌,落叶也不是死亡。
让我珍爱你,以初生的名义。
在一首诗中传情,精心埋下伏笔。
不为一阵,只为永恒。

凛冬将至

凛冬将至时,我想吻你到地老天荒。
漫长的黑夜里,我们曾久久地颤栗。
夜幕下不只是黑暗,还有死亡和爱。
水结成冰时,心脏在碎裂。
时间不会停留在此,阳光也不会。
我的心你不必懂,它在也不在。
只要拉着我的手就不必惧怕诞生。
张开双手时,没有阳光透过。
看不到的究竟是昨天还是明天?
我不能许下你的承诺。
我也许,也许不曾存在。
下一个黎明决战来临前,
水往高处流。
看不清的就都是虚伪,
看得清的却未必是光明。
死神吟起悲歌,血雨腥风。
冰雪消融时很美,
你说,
又一条鱼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叹息。
凛冬将至时,我想吻你。

成人,成人

——写给新生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李文沛

自己一把的时候了。迈过门槛的过程,正是从梦里的伊甸园醒来之时,你是成年人,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

你可能不相信自己能做成某些事。幸运儿这时可能有他人的信任为助力,但如果自己不去试一试,又怎么知道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你的朋友有很多,但迟早你要独当一面,并成为他人的依靠。此时正是一个缓冲的好时机。

你可能会感觉一些活动无所谓不参加。但剑有双刃,活动的好处在于你可以在其中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再走运一点的是交

到志同道合的好友。你一定会喊忙说累,可你不知道,忙完后的小憩才是真正的休息,毕竟有紧有弛,才是生活,我们口中咀嚼的不应该是如蜡的日子。人生这么短,你难道不打算去尝尝热闹的滋味吗?

略提一点,不可人云亦云。你觉得这件事你感兴趣而且需要,那就放手去干。至于“度”,我相信你有一个聪明的脑袋,会自己来把握。

好啦,现在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这家伙啰嗦讲大道理,华而不实——或许是因为他感触颇多,而空间太少了把。



干燥的空气跌跌撞撞地漂泊在僵直的阳光中,晃动出蚯蚓般宽蜿蜒的裂痕。空中每一秒都有尘埃裹挟着贫瘠掉落,而后自蠕动的泥土向上弥漫开来。风声怯懦得走不出一尺,生机羸弱得爬不动半步。世界颓唐过了分。

猛虎路瑟维沉沉地围着一片温热的土地转了几圈,而后舒适地躺下,把目光放得很远很远。

又到了看日出的时候了。自从用一身蛮力摆脱了困顿它六年的镣铐和铁链之后,这便成了猛虎路瑟维每天例行的事情。它对日出洒来的温度爱得死心塌地,六年中被铁链锁着的它从未在这样一种光辉中沐浴过。日出下的路瑟维总是满足得像在日出未至的夜幕下完成了一场横跨整个草原的猎杀。如果这个世界是一面终将干涸的河床,也许日出时猛虎路瑟维满怀热情的眼睛是干涸前的最后两滴水。

日出同样给了它生而为虎的骄傲。在前

或许每一届新人类都一样,总会经历没日没夜疯狂感性的阶段。浓稠的黑夜中你们相约在街道拉歌,手电筒金灿灿的光硬是冲破了混沌,照亮了一方。阳刚顿挫的军歌与活泼悦耳的流行乐相交织,就像戴上弱冠的你,却残存着少时的懵懂,两者似乎不相及,但只要相撞,便卷起了一阵年轻的风,咄咄逼人。

不知你们是否会因此觉得心中有什么东西在鼓动,要喷薄而出,我只知道我自己——“感性”离开几月之后,风引着它徘徊到了耳边,它问:“你满意这一年吗?”

我无法把你们看做大一新生。在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是比你们大一岁的成年人,而你们正步入成年的门槛,不回头地,从槛内迈到槛外。身体已经漂泊在倒映着璀璨霓虹的海面,去寻找更多星火,可大多数人的心仍留在港口。这或许是我们的通病,总想着背后有人可以依靠。实际上,到了大一,就是该自己推